

电视里传来球场此起彼伏的呐喊，熟悉的绿茵喧嚣，总能准时唤醒心底的热爱。4 年一轮回，世界杯从不缺席热烈的夏天。

它无关国籍与语言，不分年龄与身份，让无数普通人放下生活里的疲惫琐碎，在一个个深夜里，为一粒滚动的足球牵挂动容。

于我而言，这份陪伴多年的世界杯情缘，不是跟风追热闹，而是在一场场真实的球赛里，看见拼搏，读懂遗憾，也慢慢读懂平凡生活的真谛。

看球多年，最打动我的不是射门瞬间，而是球员不轻言放弃的执着。

一场 90 分钟的比赛，瞬息万变，领先未必能守住胜局，落后也未必没有翻盘希望。赛场上的球员从不会因为体力透支就放慢脚步，不会因为暂时落后就消极懈怠。

哪怕双腿酸胀难忍，哪怕汗水模糊视线，依旧会全力奔跑、奋力抢断、拼抢每一次球权。很多时候，奇迹就发生在终场前的最后一分钟。

其实我们的生活，又何尝不是一场没有哨声的长跑。漫长时间里努力都不会立刻看见



▲资料图片

回报，日复一日地埋头坚持，看似毫无波澜，甚至会让人萌生放弃的念头。可世界杯始终在无声提醒我：永远不要轻易停下前行的脚步。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，所有光芒万丈的瞬间，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咬牙坚守。那些不被看见的付出，那些默默坚持的日夜，终会在合适的时候，回馈属于自己的

惊喜。

看多了球场的输赢起落，我也慢慢和遗憾握手言和。世界杯向来残酷，群雄逐鹿，终究只有一支球队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，绝大多数队伍，都要带着不甘与遗憾告别赛场。

总有老将拼尽整个职业生涯，依旧无缘大力神杯；总有球队一路所向披靡，却在最后

一刻与胜利擦肩而过。赛场上有相拥狂欢的喜悦，就必然有低头落寞的离场，遗憾本就是足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年少看球，总执着于输赢，会为喜欢的球队失利闷闷不乐很久。慢慢长大才明白，人生本就难以圆满。我们总会遭遇努力落空，总会面对事与愿违，没有人能永远一帆风顺。胜利时不必骄傲自满，失意时不必自我内耗，既能享受登顶的荣光，也能坦然接受落幕的遗憾，拥有一颗平常心，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。

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舞台，再耀眼的球星，也无法独自撑起整场比赛。精妙的进攻离不开队友的传球掩护，稳固的防线离不开全员的互相补位。每一次流畅的配合，每一次默契的呼应，远比单人炫技更让人动容。足球的魅力，一半在于个人的全力以赴，一半在于团队的并肩同行。

这份道理，同样适用于烟火日常。没有人可以脱离他人独自生活，独行固然自由，却难抵风雨坎坷；彼此扶持，同心同行，才能走得更远更稳。学会配合，懂得包容，放下自我的执念，看见同伴的力量，

既是球场取胜的关键，也是我们成长路上必修的一课。

每一届世界杯，都藏着时光的更迭与热爱的传承。熟悉的老将渐渐老去，体能不复当年，却依旧带着初心站在赛场，完成自己最后一场足球奔赴；青涩的少年初登绿茵，带着蓬勃朝气，接过前辈手中的热爱，开启新的征程。

球员来了又走，岁月不断更迭，可心底对足球纯粹的热爱，从未改变。

平日里，我们总是被工作压力、生活琐事裹挟，脚步匆匆，内心时刻紧绷。而世界杯，就是平淡日子里一场恰到好处的治愈。不必思考烦恼，不必顾虑前路，只是单纯为热爱动容，为拼搏喝彩，在足球的热血里释放积攒的压力。生活需要一往无前的拼搏，也需要这样片刻的放空与喘息。

烟火散尽，球赛落幕，可我与世界杯的情缘依旧绵长。它不过是一场体育赛事，却照见了最真实的人生：坚持自有力量，遗憾亦是常态，同行方得长远，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依旧静待绿茵之约，带着从球场收获的勇气，从容且坚定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

毕业旅行时来到重庆，我才知道，一座城市，是可以像画一样铺展开的。

这便是我对重庆最初的印象。初到山城，我们 3 个刚毕业的年轻人，拖着行李箱，在洪崖洞附近的石板路上艰难行进。李芳气喘吁吁，张蕾则兴奋地指着远处层叠的灯火——那灯火不是铺在平面上，而是垂直悬挂的，像一幅巨大的竖轴山水，从江边一直挂到天上。我们的毕业旅行，就这样从一幅画里开始。

从火车站出来时，我就隐约觉得这座城市像是被画出来的。这里的山势太陡，建筑便依山就势、层层叠叠、高高低低，远看仿佛是山的一部分，近看又分明是人间烟火。楼房是墨，山体是纸，浓淡之间，便有了深浅不一的韵味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去了磁器口古镇。石板路被晨露打湿，泛着青灰色的光，像刚刚铺开的宣纸。两旁的老房子参差排列，木板墙面已有了岁月的痕迹。我们走进一家茶馆，老板娘是位 40 来岁的妇人，说话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：“妹儿，喝啥子茶？”她的声音像这座古镇一样，朴实又亲切。

茶馆的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老照片，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磁器口——那时的码头还很热闹，江边的吊脚楼还没拆。

老板娘说，那是她父亲拍的。“我老汉儿（重庆人对爸爸的称呼）当年就是在这儿做茶叶生意，从江边挑着担子上来，累得汗流浹背。”她语气平淡地说。李芳问她：“后来呢？”她笑笑：“后来啊，长江发大水，淹了半条街。再后来，就拆迁改造，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了。”

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老荫茶，茶汤浑浊，入口苦涩，回味却有一丝甘甜。张蕾说这是苦尽甘来，李芳便打趣说她矫情。我却觉得，这茶的味道就是重庆的味道——苦是码头文化的艰辛，甘是山城人民的不屈，就像那幅老照片，褪色的是时光，不褪色的是记忆。

喝着茶，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婆。她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：很久以前，有个年轻人从乡下到重庆讨生活，在码头扛大包，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开了个小面摊。后来面摊变成了面馆，面馆变成了酒楼。临终前，他对儿孙说：“做人就像做面，要筋道、实在。”外婆说，那个人就是我的曾外祖父。我突然觉得，磁器口的一砖一瓦里，或许都藏着类似的故事——那些不为人知的坚韧，那些平凡中的不凡。

第三天，我们去了山城巷，重庆保存完好的老街区。狭长的巷子沿着山壁蜿蜒，两边是老旧的民居，墙皮剥落，露出



▲郭昕 / 绘

山城寻画

文 / 姜超

里面的青砖。有些房子已经没人住了，门窗紧闭，藤蔓爬满了墙壁。我们遇到一个写生的老人，他坐在巷口的石阶上，面前支着画板，正用水彩画对面的老房子。

我们凑过去看，他的画和我们眼中的景象截然不同——画里的老房子更破旧，却更有味道，墙壁上多了一些我们没看到的细节，比如墙上孩童的涂鸦，窗台上枯萎的花盆，还有屋檐下燕子筑的巢。老人说他在画“记忆”，这条巷子马上就要拆了，他想在它消失之前，把它画下来。

“这房子有什么好画的？”李芳问，语气里带着不解。老人抬起头，目光浑浊却温和：“房

子不只是房子。你看那扇窗户，里面曾住过一个姑娘，她在窗前等了她的情郎 3 年，等到了他回来娶她。你看那块石头，曾经有一个老婆婆，每天傍晚坐在上面等孙子放学，一直等到孙子考上了大学。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，都有故事。我画的不是房子，是故事。”

他的话让我想起读过的《城南旧事》，林海音笔下的北京城南，不也是这样的么？那些看似平凡的人和事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。

张蕾突然说：“其实我们现在，不也在画一幅画么？”我们都愣住了，她接着说，“我们在重庆的这几天，看到的风景，遇到的人，经历的事，不都可

以画成一幅画吗？这幅画有山城的夜景，有古镇的茶馆，有老巷的故事，还有我们 3 个人的笑声和眼泪。”

原来，我们是画师，也是画中人。风景是底色，人文是线条，温情是色彩，而成长，是那点睛的一笔。

离开重庆的前一晚，我们又去了洪崖洞。灯光依然璀璨，游人依然如织，但这一次，我不再只是惊叹于它的美丽。我想起了那位茶馆老板娘，想起了那个写生的老人，想起了外婆讲过的故事。这座城市，美得真实。它有一种独特的魅力——那是一种在奋斗中生长出来的韧性，一种在平凡中显现出的伟大。

我们坐在江边的石阶上，看着两江交汇处的夜景。李芳说：“其实毕业挺可怕的，像这幅画，突然就画完了，不知道下一幅该画什么。”张蕾接话：“但你不觉得，正是因为画完了，才有机会画新的吗？”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江水。江水无言，正如这幅山城之画，它从未诉说，却已道尽一切。而我们，这些年轻的画者，终将在各自的人生画布上，继续描绘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画会有终章，但故事永远在继续。就像嘉陵江的水，流过千年，依然向前。